

中国十大手抄本



中华大典·第三集

中国十大手抄本

泣紅亭 夢中緣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大典·第三集/中华大典编委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 7-5034-1357-3

I. 中… II. 中… III. 章回小说—中国—古典 IV. K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887 号

中华大典(第三集)·中国十大手抄本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0 字数: 686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39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泣 红 亭

第 一 回	尊圣旨賁侯进京城 理家务金公归故里	(3)
第 二 回	秉丹心疆臣奏忠言 结金兰义友诉知音	(7)
第 三 回	百折不挠妙鸾心 一春再新芳草色	(12)
第 四 回	雀传言璞公子情谊长 花笑人卢小姐见识短	(17)
第 五 回	八角亭赋诗悲往事 金山寺投江识所归	(21)
第 六 回	望长江顾夫人哭闺女 吊陷塚璞公子得石匣	(25)
第 七 回	怀古述今平山堂 仗义施恩孟尝店	(29)
第 八 回	康员外客店收义子 程夫人船舱抱螟蛉	(34)
第 九 回	假姻缘喜极变忧 真姐妹乍合又离	(38)
第 十 回	山遥水隔无阻义友 真情既清诬陷难当	(43)
第十一回	凌云诗骄遇蠢客 宪章酒傲激狂生	(48)
第十二回	柳丝莺歌织春色 黄花红叶叠秋光	(52)
第十三回	妙鸾遁身入白云 绿野喷香化黄丘	(58)
第十四回	听雨声明提旧事 看梅花悄透新香	(63)
第十五回	佛堂奇逢啼笑姻缘 花园巧遇惊惧相会	(67)
第十六回	期功名为国忘家 摒富贵保身养性	(72)
第十七回	友伴有缘能相会 兄弟偶遇不相识	(78)
第十八回	红心友志题红叶句 多余人论证多余时	(82)
第十九回	完夙缘喜娶三美眷 赛才学巧吟六竿诗	(88)
第二十回	簪金归里团聚会芳园 顽玉惊梦终结泣红亭	(94)

梦 中 缘

第 一 回	得奇梦遣子游南国 重诗才开馆请西宾	(105)
-------	-------------------------	-------

第 二 回	九里松吴郎刮目 十锦塘荡子留心	(109)
第 三 回	好姻缘翠娟心许 恶风波郑子私谋	(113)
第 四 回	吴瑞生月下订良缘 金御史夜中失爱女	(118)
第 五 回	木客商设谋图凤侣 花夜叉开笼救雪衣	(122)
第 六 回	渡清江舟中遇盗 走穷途庵内逢嫂	(126)
第 七 回	水小姐还愿祈母寿 王老姬索诗探才情	(130)
第 八 回	真相思情怀一首诗 假还愿密订三生约	(134)
第 九 回	遭流离兰英失母 买针指翠娟认妹	(139)
第 十 回	明说破姊妹拜姊妹 暗铺排情人送情人	(143)
第 十 一 回	易姓字盛世际风云 赴新任驷亭遇骨肉	(148)
第 十 二 回	寻甥女并得亲生女 救人祸貽累当身祸	(152)
第 十 三 回	谒抚院却逢故东主 择佳婿又配旧西宾	(157)
第 十 四 回	金抚院为国除奸 李知县替友报仇	(161)
第 十 五 回	联二乔各说心间事 聚五美得遂梦中缘	(166)

光绪四年手抄本

泣红亭

尹湛纳希 著

第一回 尊圣旨贵侯进京城 理家务金公归故里

落日余辉暗疏林，荧荧灯火映窗棂。

长夜闲暇无别事，聊续断弦弹旧琴。

话说《一层楼》一书言道：忠信侯贵侯之子璞玉与一代女子沉缅情欲，进而喜变愁，爱成恨，年华虚度，一事无成。其所以落得烟消云散的下场，皆因在天国时候曾起淫心的报应。虽谓如此，明珠白玉尚未落水而粉碎，红脂青黛岂忍湮没于草莱。故此看官无不慨叹怜惜，同病者悲长空彩虹之易逝，好事者续一部奇书于人间。

书中说道：自从璞玉原配去世以后，曾经遣人探听盛粹芳、琴紫榭、卢香非三人的消息，无奈三人皆似风吹云散了。从此，璞玉就象洗心革面遁入空门之人，但胸中的一块石头又不知扔到哪里！

正值春和日丽，璞玉独自徜徉，来到会芳园，桃李依然争艳，亭榭仍旧清幽；但昔日朝夕相伴的人们却一个也没有了。近日小妹熙清出阁，寂寥更甚，抚昔虑今，感慨重重。独自吟咏一段白云红叶的歌词以后，不觉困倦异常，便在绿波亭内凉席上枕着圆枕躺卧，不久进入了梦乡。

气爽喜逢佳运至，眠多聊解寂寥情。

且说璞玉在梦中恍恍惚惚登上一座山，环视四周，大海苍茫，无边无际，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但见珊瑚花、翡翠草满山遍野。奇鸟珍禽在林中啼鸣。山中杳无人迹，沿着一条清溪走到山上，山上有一座方亭，亭子绿砖黄瓦，四周围绕着朱红栏杆，却没有人行道的进出口。璞玉好生奇怪，即跳越进入亭内。一看，洒扫得一尘不染，非常清静。亭上匾额题着“泣红亭”三个字。亭中有一块大石碑，依稀闪光发亮。上前细看，上边镌刻着各种图画，旁侧各有文字。第一个图是一只翠雀在树枝上跳跃，旁侧写的非诗非歌：

莫断双缘抑愁情，一番春讯一番新。

三千里外客中客，十二年前身外身。

还有一张琴，也很奇怪，琴上并无一根弦，旁边写道：

崖上松涛催短景，水底玉魄幻龙珠。

应恨彩球将人误，铁石前盟一旦无。

又有一尊香炉，盛满白灰，可不见插一炷香。旁边写道：

茅店野舍寒，霜夜马蹄轻。

昏鸦啼古树，危楼掷球心。

璞玉将三首诗依次读完，因诗义深奥难解，不禁意味索然，不想读下去了。接着看些图画，有挂钟、有雕弓、有叶桃、有冕旒，或有凤、或有凰。璞玉自忖：越走越远了，还会出现青狮白象也未可知，便背着手过来观看石碑的背面。画的是一个顽石，石上有几个字，有璞玉能认的，也有不认识的；他正将不能认的字抄在手上，忽见空中有一个功曹神大声喝道：“这畜生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璞玉大吃一惊，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是父亲贵侯，脸如重枣，须如银丝，正在俯视璞玉。

原来賁侯也信步来到绿波亭上，瞧见璞玉一个人睡在那里。他早看出近几天璞玉神色颓唐，无精打彩，甚觉不安，便叫醒了璞玉。

常言父母怜子心切，惟恐有病，谁知竟至这般田地？待曰：

抚育恩深重如天，检点行止正心田。

且说璞玉连忙起身跟着賁侯出园，来到逸安堂。那时賁太夫人早已归西天，二十七个月的忌期已满，賁侯仍穿缟衣。金夫人迎上坐定后，丫鬟玉清呈上一封公函。

賁侯问到：“什么公函？”金夫人道：“才刚龚高从外头传进，说是机要文书，赶紧呈老爷过目。”賁侯接过来一看，函封上注明：“该府面交忠信侯賁玺，此件事干圣谕，不可怠慢”几个字。

賁侯看了“事干圣谕”二字不敢延误，当即拆封命璞玉恭读。

原来浙江省杭州虽说是礼乐古都，且有鱼盐之利，但无守备兵力，东海沿岸的石果、凤尾等洲上，麋集一股盗贼，先将邻近的兆宝、交门等岛屿劫掠一空，声势日盛，纵横海疆，肆意掠夺。那时高丽不能平定，镇守交战败溃。大军扼守，不教盗贼东侵。贼众又犯东南，劫掠日本、琉球等地。于时各自坚守海峡。贼料无利可得，继而西出别子门，劫掠余姚、富阳等地。与时，闽浙总督一面招民从军，协助官军荡平贼寇，一面修书遣人上京奏禀。

是时圣人在位，日理万机，人寿年丰，四海升平。圣上念贼等皆因生活无路才挺而走险，龙颜不悦，摺尾朱批云：转饬兵部大臣，从德隆望重、文武兼备之公侯伯子男中擢拔武官统镇兵三千驻扎杭州。又因贼窝海上，并命高丽、日本、琉球务须出兵剿灭贼寇，不准互相推诿贻误。

于是兵部大臣们决定召唤世受皇上重恩的四名功臣来京师觐见。该奏摺已获圣上照准。故吏部颁发文书，星夜示谕四臣。那四臣即：孝悌公南山秀、忠信侯賁玺，节烈侯董福、义都子卜禄。

且说賁侯听了函意捋着胡子不作声。金夫人起身道喜，賁侯长叹了一口气道：“唉！我们祖祖辈辈享受国家厚禄，竭诚报答皇上恩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我年逾花甲，与其在三千里外负总兵之职，不如在原籍享用千户侯了。假若老太太还在，这事就更难了！”

当下到外边与管家张裕、龚高等商量，筹备车马行装，命龚高带家奴十余人作扈从，将留守衙门的任务交给了张裕。又命璞玉也跟随入京，好学习帝京礼仪。璞玉“俞”地答应一声入内收拾什物。福寿听了半喜半忧，喜的是趁璞玉这次出差的机会如能得到风云际会，也可谓没有辱没家教；忧的是金夫人春秋已高，上边又没有别人，我一个人伏侍上边又支使下边，唯恐难以胜任。但责无旁贷，只得处处用心，事事谨慎罢了，思忖半刻，便叫来璞玉的侍童瑶琴、宝剑，将璞玉的寒暑行装杂物——交点齐备。到了启程那天，賁侯向金夫人道：“此去若不录用则已，录用则必定当即赶任，没有回来看家的时间了。那时候我派人来接夫人，夫人从这里赁船带上家里老少直接南下。我在汶上停舟等候就是。”说完拜过祠堂，鸣炮三响，带着璞玉坐车起程。

金夫人到二门送别，关掩大门不提。

诗曰：

三千里外请长缨，智勇一臣跃龙门。

且说賁侯乘车，璞玉骑马跟随后面，一行十余车骑直向京城进发。当下四月天气，杨柳低垂，花开遍野，水流鸟鸣，极为清香。賁侯将璞玉叫到车前道：“这次

南下不知几年，你从这儿分道先到你舅父家告别，再去看望你姐姐，告诉我南行之事，再速速赶来。”这几句话恰好投合了璞玉的心思。他一一敬诺，带上自己的仆从，分道向西，没走七八十里路就来到金公衙门前边。

璞玉原想这次亲自拜访能知道琴紫榭、卢香菲的下落也未可知，若有良缘还能见着面。他想到这里，不禁心潮滚滚，不知是喜还是悲，看到金府衙门更是感慨万千了。谁知到大门前一看，两扇大门紧闭着，一片寂静，昔日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了。街口的商贩看见这些人马，甚以为奇，都来观望。

那时璞玉不禁暗暗吃惊，教仆从敲门，半晌却鸦雀无声，不见人出来开门。瑶琴、宝剑齐声高喊，多时方听见有叱咤声，好久才打开角门，一个醉汉一瘸一拐地出来。璞玉勒住马缰到近前一问，这老汉耳聋且正在气头上，问了几句话都是所答非所问。马柱在他耳旁大声问话，老汉更是生气，只说了一句：“真讨厌，我不知道！”说罢将门咣啷一声关上了。

璞玉见此情景又气又笑，正在踌躇时，旁边有人问道：“你们问他什么事？他正赌钱赌输了没处撒气呢。”马柱向那人施礼问起金公的事。那人道：“金公在两年之前就携带全家老少，护送老太大的灵柩回浙江去了。这是他的看家奴才。”

璞玉听了那些话，犹如头上浇了一盆凉水，满腹的喜悦顿时消散，低头无语，别的事儿也不便再问那个人，无奈策马去往金绍家。马柱催马先去金绍家报信。

金绍家离此不远，渡水越岭不久就到了。金绍闻讯赶紧到大门前迎接。郎舅见面握手言欢。绕过大堂，只见那个贤惠的姐姐德清领着子女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璞玉连忙下跪施礼，德清搀起璞玉，骨肉深情，潜泪厮见。二人谦让着进到屋里坐定后，璞玉看这三间堂屋没有隔断，堂屋上手是炕和窗，西间是卧室，东间是书房，门上挂着竹帘，墙上挂着仿欧阳询字体写的《隐士录》中堂：

智者贤达明兴衰之理，知成败之数，识安危之兆，晓进退之方，故隐居以待时机。一旦风云际会，则可位极人臣以安社稷。时运不济，亦足以明哲保身。洞察此理，修名可远及于后世也。

又见两旁的对联云：

只缘才疏生事少，不通俗韵见客稀。

璞玉对那些文字赞叹不已。又往下看，在花梨木桌上有镇尺、牙签、书、琴，但没有金玉的饰件，更显得清雅大方。璞玉正在出神观赏，金绍笑道：“该转过脸来了，人已经等久了。”璞玉连忙掉过头来。德清带着他的儿女们向北跪下，敬请父母安好。璞玉连忙侧身而立，向他们转告父母安康之后，才上炕分东西坐下。

德清道：“自从那年过门到此地之后，尚未回家省亲，不知老爷、太太添了多少白发和皱纹了。听说老太太也归了西天，都是我没有造化，正好赶上坐月子，不能前去吊孝。回想起来老太太慈爱，就算朝夕烧香磕头也报答不完。熙清妹妹好吗？还象过去那样淘气吗？妙鸾、秀凤、福寿、锦屏、玉清这些人也都还在府里吗？我还役见过弟媳，没想到她已经去世了。会芳园的花草树木或恐也怀念我这个知己吧？”虽在含笑说话，但泪水已是盈眶了。槟红端茶来，璞玉一面喝茶，一面答复德清道：“老太太归西的前一年，老爷、太太在京值年班，熙清妹妹也跟随到京，没成想那年扬州知府的公子没有成亲，在京物色儿媳，老爷的凤友曹大人做媒将熙清妹妹许配他的公子了。那妹夫叫苏令安，人材特别俊秀。过了年苏知府带着儿子、媳妇回扬州去了。这一离别也不知到那一年才能见面。在京时正赶上年末，百事繁忙，嫁妆也没有怎么办齐就忙着成亲了。锦屏姑娘去年死了。在家的旧人只剩下玉清、福寿二人，绵长有病回家了。”

德清听了这些话，为熙清伤心落泪道：“再也不容易见着了。”璞玉为了安慰她转过话茬儿问道：“墙上挂的字是姐夫的手笔？”

金绍笑道：“是你姐姐写的，大概想着对我有教益罢。那幅对联倒是我写的。”璞玉道：“姐姐什么时候练的这欧字体？写得真秀气！”

德清道：“我出嫁时你还小呢，我在家时就写这欧字体，可是到这儿就生儿育女，琐事缠身，手指头都木僵了，哪里还谈得上书法。我临出来时写在凭花阁墙上的字你可见着了？”璞玉笑道：“想起那些事儿可真叫人发笑。”他诉说那年熙清独自面对墙壁吟哦哭泣的事儿，德清不禁喟然叹道：“他吟哦了什么？”璞玉道：“多半我都忘了，只记得什么‘栖桐双雀齐长成’什么‘失伴孤雀只一只，长夜悲啼无人识’等诗句了。”

德清长叹道：“时过人去，旧时伴侣都天各一方了。”正说着话，丫头们抬进饭桌酒席。金绍让璞玉坐在炕中间，夫妻二人分坐两旁，骨肉三人饮酒谈心，另在外厢款待侍从不提。

璞玉见跟随德清的丫头少了一人，因而问道：“为什么不见丁香姐姐？”德清叹道：“我刚才听你说锦屏死了，心里难受，我们丁香在今年春天因难产死了。”三人叹息了一阵。璞玉又将老爷进京途中命他探望德清的事情说了一遍。德清道：“世事真难预料，原说熙清妹妹出嫁的地方最远，我嫁的地方比她近。今天若南下，以前说远的却近了，说近的反而远了。”

璞玉趁着话题问起舅父金公的家事来，德清道：“前几年他们全家南下去浙江的事你到如今还没听说？”璞玉道：“虽说听了一鳞半爪，还是含糊不清，况且两年前南下为的是护送灵柩，也该回来了。再说为那事顶多派一两个能信得过的人也就是了，谁想到他阖家都去呢？福晋、姨娘也以为该回来了，谁知连姑娘们也一块带走呢？”

德清道：“应该说你是个薄情人。原先我们一辈姐妹是何等亲热，尤其紫榭、香菲你们三个人，和睦相处谁能比得上？你成了亲以后，就不提旧事儿了。她二人竟遭受了多少个艰难苦楚呢？”

璞玉大惊追问，德清道：“这些话我怎么如实地告诉你也是枉然。那年将紫榭许配山阳宋家以后，紫榭不从，顾氏奶奶也不依，后来宋家催促不放，金公舅舅没让顾氏奶奶作主，一口答应收了彩礼。于是琴姑娘得了病几乎死去。那年南下时琴姑娘也同行，说是到浙江再过门，想来早已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唯独那卢姑娘最可怜了。女婿是吴亭人氏，极为富有，年近半百膝下尚无子女，托一官员为媒……”不等说完璞玉便蹙眉道：“这金公舅舅不知怎的了？为什么竟与商人攀起亲来了呢？”

金绍道：“说起商人也有缘故，他也是个世代仕宦人家，但传到这朱英一代就不愿意做官，在家经营享福。这个家资财百万，钱那里用得完，就联络洋商专门经营海外生意，自身还有一个监生的功名。”

璞玉道：“虽说是个大富商，香菲姐姐那能愿意呢？”德清道：“不仅卢姑娘不愿意，舅舅也不愿意，唯独娜氏奶奶看姑娘二十多岁了，而且病病殃殃的。没个见好，这才下了狠心把她许配出去，这样才促成了那件事儿。”

德清连忙问道：“你老是问这听那，啊啊的，酒也不喝，菜也不夹，这是怎么回事儿。”

璞玉连忙干了一杯酒，夹了一筷子菜，又“啊！”一声，德清笑道：“那朱商人的彩礼最重，什么王公大人也不能和他相比。此地不象咱们家乡，不用马牛骆驼羊，都是注重实物。彩礼中有：汉玉吉祥如意二付、珍珠手镯二双、宝石宽簪一

付、自鸣钟四座、洋金表一只、赤金耳罩子一付、二尺五寸珊瑚树一架，还有蟒级貂皮袄，各种手饰不计其数。成婚礼：金杯八个、足银一千两等等。”

璞玉道：“姐姐记得怎么这样清楚？”德清道：“送彩礼的宴席上我亲眼见的，怎么不详细？”

璞玉问道：“那你当然看见女婿了。”德清道：“我没有看见。听说女婿拜娜氏奶奶时槟红看见的。”璞玉忙问槟红：“你看那老汉怎样？”槟红笑道：“脸长的象核桃皮，一指头深的皱纹，上面还带着麻子，一只蓝宝石眼睛象嵌歪了的珠子，龅鼻子，络腮胡子从耳朵连着脖子，歪嘴还喷着臭味儿。别说卢姑娘那样水晶宝石似的人儿，就是我们丫头见了也犯恶心。”

璞玉、德清听了都忍不住笑了。金绍道：“这丫头说得太夸张了，你怎么知道他的嘴臭？”槟红拧着眉头道：“我估摸是那样，不说别的，他身上虽然裹的是蟒级，还不象包个木头疙疸么？”三人都笑了。

璞玉还接着往下问，德清道：“卢姑娘听说要嫁人以后，茶饭不进，一连哭了好几天。知道过门的日子近了，几次摸刀寻剪子要死，都让娜氏奶奶和丫头们阻止了。画眉看着姑娘不依，吵着要娜氏奶奶退婚，挨了顾氏奶奶两次打。画眉、卢姑娘二人眼看就要走上绝路，忽然一夜之间失踪了。”

璞玉大惊失色问道：“怎么了？”德清道：“不知是怎的，在卢姑娘跟前睡觉的几个丫头，翠玉、老妈子们都一点也没有察觉。那时金公舅舅也不在家里，全家沸沸扬扬地折腾起来了。顾氏奶奶还真有主心骨，她教家人‘不要声张，想来是暂且躲躲罢了。’她立即差人连夜寻觅就近的几个地方，说来也真有点蹊跷，墙外竟毫无痕迹。金公舅舅回家以后无奈要退婚。那洋商人那肯善罢甘休！大吵大闹要告状打官司。你想舅舅是什么样的人家，哪能吃得起洋人的官司？况且更不敢提小姐失踪，因此困窘万分，一夜之间须发都急白了。后来忽然想起汉朝皇帝用假公主蒙骗单于的计策，将翠玉冒充卢姑娘嫁给了朱商人。那翠玉本来也长得不错，用珍珠蟒级装扮起来也真象个名门闺秀。这也是翠玉的造化，陪送了卢姑娘的全套嫁妆和四个丫鬟。听说夫妻倒还和睦，朱商人眼里把翠玉看成杨贵妃了。”

璞玉道：“卢姑娘到底怎么了？”那时饭菜已上齐，德清只顾吃饭也不说话。璞玉又问槟红道：“卢姑娘真的逃走了不成？”槟红道：“往哪儿跑呀，看来是跳井了！”璞玉一听这句活，刚刚咽下的饭菜猛冲上来堵住喉咙，两手一张，仍下碗筷，两眼翻白，身子猛地一仰，倒了下去。

欲知璞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秉丹心疆臣奏忠言 结金兰义友诉知音

传神好文章，有如风云涌。

不能动人心，巧笔有何用！

话说德清、金绍等大吃一惊，连忙急救璞玉。折腾了好半天，璞玉才吐出饭菜，并夹杂着混浊的血水。德清教丫头端水让璞玉漱口。槟红因惹下了大祸，怕的了不得，连忙上炕给璞玉捶背揉胸。璞玉睁开眼睛，也不管屋内人们是否嫌恶，便放声痛哭起来。

德清责怪槟红道：“死奴才！不明真相信口胡吣，卢姑娘跳井的事儿你亲眼看见了？光是一只靴子掉在井栏旁边，你就能断定她跳井吗？”

金绍道：“何况哪有她同画眉二人同时跳井的道理呢？”他扶起璞玉不住地劝解，可是璞玉更是大声哭号，如怨如诉，活象和尚嗒经唱偈一样。德清对金绍道：“别劝他了！教他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就自然会停的。”说罢收拾饭桌，扫擦吐物。

璞玉哭得嗓子发干，槟红端来一杯茶水道：“少爷醒一醒吧！我把话说错了，卢姑娘并没有死，可能暂时去那个朱商人家里了。”金绍、德清听了这种没有用的话都笑了，又安慰璞玉吃饭，璞玉说吃不下去。德清料他睡不着觉，叫他喝醉了酒，搬进书房睡下。

璞玉因赶路劳顿又加上伤心，借助几杯酒力睡到半夜，忽然醒了过来。这时窗外雨声淅沥，书房索寞，旁边睡的只有瑶琴、宝剑两个侍童。想起香非对他的痴情，不料竟落到这种地步，好似万箭穿心，确实难以忍受。璞玉捶枕摸床，悲痛万状。刚刚又要入睡，忽而听到耳边有人哭喊：“璞玉！璞玉！你好狠心！”璞玉忙睁开眼睛一看，一个女人身穿粉色绫衫，将头发草草地盘绕着，浑身上下湿透了，还淌着水滴。哭得眼肿脸胀。璞玉纵身坐起来端详半晌才醒悟，这不是那个多情厚谊的卢香非姐姐还能是谁？璞玉大声哭泣，拉着香非的手说：“姐姐，我实在没有对不住你的事儿。”香非也哭道：“不论你说什么好听的，你也是对不起我，我要是不为你哪能到这个地步！”二人拥抱着放声痛哭，正在难分难舍之时，只听外有人摔门帘，画眉披头散发走了进来，直愣着眼睛使劲推搡璞玉，又拉住香非的手道：“姑娘该走了，跟那个无情无义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唰的一声把香非拉了出去，香非放声大哭。璞玉着急地喊到：“等一等！”这样一惊，才醒了过来，但还好像听见隐隐约约的哭声，侧耳倾听，原来是鸡叫了，天已放亮，赶紧起身。璞玉的脸上、枕头上已是湿漉漉的了。

早饭后，璞玉与德清一家叙别，又想经过金府凭吊香非跳的那口井。金绍拦阻道：“不行！不行！那口井在金府的西院，砌成八角形，有一丈多宽，从前用三十二个水斗打水灌池子。因为下边有活泉，水深不见底，前些年也跳井死过几个人。自从卢姑娘出事以后，每天晚上西院都有鬼哭声。金公命壅土填死了这口井，但是院子里还不断出不吉利的事儿，这才搬的家。当下院门用石头堵严，大白天也有点瘆人，谁也不敢进去。”

璞玉道：“神鬼本自心生，哪有真事儿！”德清道：“不管有鬼没鬼，你也别去了，况且今天还下着雨。弟弟这会子去了，不知何时再能见面，再住一宿好了。”说着德清流下泪来。

璞玉道：“弟弟我也那样想，但老爷还在途中等我，不能违命，雨中赶路也很清爽。”德清知道挽留不住，从屋内拿出昨晚写好的信交与璞玉道：“弟弟将这封信呈给父亲，老爷春秋已高，赴任几千里外，确实不易。弟弟也不小了，应该有衣冠男子的志气才是，再也不能象小孩子样儿！老爷、太太的一切事儿都托靠你了。”璞玉一一应诺，挥泪而别，带领随从骑马往西北方向出发。

一路上凉风习习，细雨蒙蒙，悲凉凄楚。璞玉哀痛香非之死，用雨水泪水洗脸，真不下于唐明皇细雨过剑阁的情景。

一日，璞玉赶上了贾侯车仗的住处。原来贾侯怕璞玉追赶不上，天又下雨，这天有意早些住下等候。璞玉将金公全家赴浙江后一直没有回家，因家里发生种种不幸，无意回来的事一一禀告。贾侯叹道：“继承祖业而不以积德为要者，岌岌乎危哉！”又询问德清夫妇的情况。璞玉禀告一切，即将书信呈上。贾侯拆封看阅，信

中大意劝父不要南下，并盼保重。賁侯捋须叹道：“姑娘不知，这也不是为父的本意！”

且说賁侯走了几天，到京师从朝阳门进城。

璞玉骑马观看京城人情风俗，居民眉清目秀，衣冠齐楚，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时龚高等人已先进城，在正阳门东城根台基厂准备住处。次日清晨賁侯前往吏部报到。

原来诏令调来的还有：孝悌公南山秀、节烈侯董福、义都子卜禄，他们都依次签到。吏部尚书蒋士美老爷记名呈上，圣上朱批：“四臣覲见，各自呈一份安边策表。”各部惯例，常备一木制圆牌，巡回六部衙门。圆牌到哪一部，哪一部即派人引见，朝奏有关事宜。四臣回邸各自洁身等候覲见。

賁侯因重任在身，不能出访在京亲友。唯孝悌公等的住处在昭忠寺，离这不远，互相通报信。在京亲友们早已听到消息，都派人前来问候。賁侯只派璞玉回拜，说明事毕之后亲自回訪。

且说賁侯因有奏表一事，不敢怠慢，洗手焚香，安心定志，写出奏章一份：

盖闻靖边之策须审势察变。因力有强弱，过强不止则折，过弱不刚则曲。故权变其间，不使其折与曲者威与恩也。施威布德贵乎得当，适中者安，失当者危。强犹施威，威盛而民不畏；柔犹施恩，恩枉而人不服。故弱宜施威，强宜施恩。施恩于忠以宽仁为大；施威于警以制怒为先。否则纵掌生杀之权，于事何益！故贵在审情准衡，宜威则施威，宜恩则施恩。而后敦仁以治教化，兴义而促善行，惩贪官，铲污吏，节俭用度，爱抚黎民，教谨慎之守，传忠信之方，则盗贼边夷，必惧然而归焉。久之万众同我一心，万民同我一腹，万物同我一党，则教化宣扬，此天下永宁之计也。

璞玉侍立旁侧，研墨驱蚊，对父亲的宏谟高论，胆识过人，出语不凡，言直无畏，从内心肃然起敬。

賁侯问：“你可了解其意？”璞玉答道：“略知大意。”賁侯喜笑将文辞修正几处，把“忠信”二字改为“宣教”，即恭楷缮书齐毕。

翌日，礼部堂官员来賁侯住处通报：“明日适值我部奏事，你丑时起身，寅初至景运门等候，由部员引进。”

原来外臣初次朝见必先至礼部习礼三天，这四大臣皆多次朝见过圣上，娴熟礼节，故免去了习礼一节。

彼时圣主在上治理天下，每日起居皆有定时。寅初即起，寅中早朝，卯时批阅奏表，进早膳。若有外省巡按或兵部尚书有事启奏则召进赐见，没有则召见外臣后百官退朝。辰中皇帝莅内书房批阅疑难奏章。午时进御膳，酉末安寝。嫔妃虽侍侧，戌中由太监引出，每日如此，已成常规。噫！古之尧舜治国修身，身体力行之懿范亦无过此矣。

次日四公侯皆丑时起身，穿官服，戴礼冠，乘坐车马，自昭忠寺出发，由长安街向西，北拐，进门，过桥，在东华门外下了车马，趋步入内。此时早朝的王公、驸马、九卿、四中堂鱼贯而行。老臣坐轿，武将骑马，辉耀如繁星。吏部员外郎迎上四公侯，在前引路，绕过文渊阁，入景运门至保和殿之后聚集。朝臣都集合在那里，个个蟒袍玉带，显赫异常：

诗云：

群臣五更初待漏，

天子方进袞龙裘。
九重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容光焕，
香烟欲薰螭鬣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
功名业绩垂千秋。

手捧黄绶奏表的官员恭立在乾清门阶下等候，从门内出来一员大臣将奏表一一端了进去。稍候，太监们捧出描金献盒。奏章象雪片似的传将下来。唯有督察院、大理寺的二份奏章留内尚未传下。孝悌公的奏摺觐见时方呈御览，故未敢拿出。忽见一太监急步出来站在玉阶上高声传谕：“宣清桂、蒋士美二臣上殿。”群臣中二臣应声而出。众人一看：一位是身材清瘦，举止敏捷，目如晨星，须发似雪，眉宇之间锁着社稷要事，两肩之上担挑江河重任，头戴红宝石顶戴凉帽丝穗，双眼孔雀花翎，身穿紫色九蟒缎袍，上罩麒麟圆福补缎马褂，足登粉底皂靴。他是经筵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建威将军、兵部尚书清桂。另一位是：长方脸，稍胖，眉清目朗，鼻高须长，胸怀锦绣，语吐珠玑。头戴珊瑚顶戴凉帽，身穿仙鹤圆福补缎马褂，腰束金星宝石方金带，足登方头翘鼻靴，他是太师太傅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内阁协办大臣蒋士美。二臣听命忙整衣冠，敛起朝珠衣裾登上乾清门玉阶，谨慎小心，诚恐诚惶，快步趋前。

那时璞玉也跟随贾侯进朝，正在赞赏官殿和皇朝官仪，忽有一人问道：“你是什么人？官居何职？”璞玉连忙回头一看那人：白净脸庞，燕尾黑须，细瘦身材，秀俏的溜肩膀，水晶顶戴，白鹇圆福补缎朝服，胯上佩带金丝双荷包，俊美异常，这是吏部员外郎桂棻桂二爷。璞玉连忙施礼，回答了自己的情况。那人复礼道：“从这儿再不准往里走。”璞玉看那人手里捧着椭圆形盘上的绿头象牙签上写着四臣的姓名年龄，将牙签的下段用二指宽的黄绶裹着。璞玉询问原因，桂二爷道：“上奏之用。”这才知道那黄绶于是皇上手指掐拿的地方。

璞玉正在和那人攀谈时，蒋中堂出来打手势招呼，四公侯收起奏摺随他引路进去。贾侯等跟随蒋中堂经月华门又向西拐弯进了右抱厦的顺义门至养心殿，甬路两侧的石台上放着宝鼎，燃着龙涎香，奇香扑鼻，闻着使人心旷神怡。内侍卫军两翼排开，殿檐下两个佩刀的卫士向内站立。

四公侯跟着蒋中堂登上左侧台阶向内跪拜。蒋士美侧身入内，跪在御座一侧呈上名签。四公侯鱼贯跟着，每人呈上爵位，年龄履历，一一奏禀后，蒋士美将四公侯的策表呈上，由太监收起。四人在皇上面前不敢抬头直看。但见蒋士美向北跪下候旨时，花翎频频颤动不已。

皇上凝视四公侯半晌不语，批阅他们的策表。侍臣见天子无旨，用手势让退出，礼部侍郎暗示四公侯从右首下阶在乾清门外候旨。稍候，又是那个太监出来高声宣道：“圣上有谕：问忠信侯贾玺，年逾六十有几个儿子？现居何职？”贾侯连忙下跪奏道：“只有一子，名唤璞玉，现年一十九岁，随臣到此，尚无职位。”璞玉也跟着下跪。那太监凝视片刻方才进去。不久兵部尚书清桂出来宣称：“四公侯听旨！”四公侯向北跪下。清桂传旨：“圣旨：忠信侯贾玺年迈谨慎，虽属军爵，而其奏策深谋远虑，可谓社稷之臣，着原爵赴任，任杭州五记功三增勋，赐铸虎头印。公途携子必有为国效忠之意，特赐璞玉二等侍卫衔，赏戴孔雀花翎。孝悌公南山秀奏章，以国之重任，德抚远疆，亦颇有可取，着任浙江兵备道，原爵赴任，其余仍

就本职。”

四公侯谢过圣恩。那桂二爷当即给璞玉二等侍卫顶戴朝服，璞玉亦向宫廷谢恩。贾侯见璞玉换了衣冠，满面含笑。璞玉顿时容光焕发，跟着贾侯走出。贾侯的亲友、同僚都来拱手道贺。

那时，红日已出，百官散朝，各自顺着近便宫门外出。贾侯父子欣喜万分，出东华门以后，家人已得喜报，又见璞玉荣获爵位，大家驱车走马欢跃不已。这次喜事有诗为证：

苍龙教子入青云，攫取双珠鼎足分。

非借权谋跃孔雀，雨露福泽润善门。

且说贾侯来到馆舍，龚高、马柱带家人庆贺叩拜，贾侯行赏之后，亲自前往答谢上司和亲友。不料众亲友不等贾侯到家，争先前来庆贺。此时，璞玉也去蒋、清二位大人和父亲夙友刑部尚书宋大人、户部侍郎曹永家拜贺，在馆舍迎送应酬只有龚高一人了。

这几天台基厂大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龚高来回奔跑应接不暇。贾侯父子亦到各处应酬答谢。一连几天繁忙异常，真是人疲马乏，热闹盛况一时也说不完。

璞玉抽了个空儿去桂主事家道谢关照之情，并还回他的朝带服冠。原来这桂二爷名棻，家住东安门迤东甜水井。伯父就是兵部尚书清桂，也是高门望族。那时桂棻刚刚下朝回家，正在换衣服。听说贾公子来了，忙出来迎接，握手言欢，请进书房叙话。

璞玉道：“前日承蒙提携，拜受爵位，真是感恩不尽。”桂棻道：“这也是三生之缘，几句话情意相投，些许小助何足挂齿！”

璞玉道：“鄙人有缘才承明公高教。自从见了仁兄以后，总是牵心挂肺，时刻不愿离开。”桂棻道：“贤弟高门望族，愚兄是蓬蒿之户，岂敢承担谬奖！”

璞玉欠身道：“您怎么这样说？兄长是国家栋梁，钟鸣鼎食之家，哪能跟我同日而语呢？”二人相互谦让，言语融洽，如同结拜金兰。

璞玉将要离去，桂棻握手不放，备下酒席，对酌谈心。璞玉环顾室内，虽然不太宽敞，摆设矮凳小椅，古鼎方盆，怪石奇器，极为雅致。壁上挂着管仲鲍叔牙分金图，两侧对联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

二人谈古论今，气味相投，即想结拜义友，在红纸上写了年龄生辰，互换庚帖。桂棻二十八岁，比璞玉年长九岁为兄，璞玉举杯尽了弟弟之礼，二人效仿古人俞伯牙、锺子期，成了金石般的知音。

璞玉回来时桂棻亲自相送，拜了贾侯才回去。贾侯见诸事已毕，稍稍清闲，修书遣人返回原籍，告诉金夫人择日租船南下，自己等候铸印，领了文书即行南下，并告之父子二人双喜之事。

一日户部侍郎曹永派人禀报贾侯，“内阁学士戴中堂有一女，那天看中了贵府令郎璞玉，有结亲之意。倘若兄长应诺，我愿作媒人成全这桩美事。”这曹侍郎就是前年给熙清说媒嫁给扬州知府少爷的那个人。璞玉因前几个人音讯不明，低头不语。贾侯发怒喝退璞玉，叫进那个人说：“此子业已定亲，恕不敢领情。”打发那人去了。但错过这次良机，将不知引起多少烦恼，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且说过了几天，贾侯从吏部领取印信文书，并从户部领收敕建海防使衙门费用二万两银子；次日早晨将欲启程，马柱禀报：刑部尚书宋大人前来送行。

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百折不挠妙鸾心 一春再新芳草色

花园深处夏景浓，潺潺清泉涌罅中。

风吹花絮随流水，少女撩襟惜残红。

却说贾侯方欲离京启程，又有宋大人来相送。宋大人名介忱，进士出身，生得方脸矮身，眼亮如星，心明如日，忠义上报君主，恩德下达黎民，是贾侯的知己挚人。二人叙礼就座。

贾侯道：“当下我奉旨远去，千里赴任，大人有何见教？”宋尚书道：“我也正为此事而来。一则欢送贤侯，再则奉赠几句良言。圣上恩深，边防任重，仁兄性情严急。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贤侯博古通今，应以后汉任尚接替班超为西域都护，不听班超告戒，以致西域反乱，以罪被征一事借鉴为要。”贾侯欠身谢道：“仁兄金玉良言永当铭刻心怀！”又饮茶叙谈了一会儿，宋尚书方才告辞。

这就是常言说的忠臣将国事当家事一样。宋公的几句话看起来是些老生常谈，但裨益无涯。上则报皇恩之忠贞，平则尽朋友之厚义，下则为民远虑之良谋，都在这几句话里了。所以说大丈夫一举一动都包涵着深义。

宋大人去后，桂主事又来送行。那时贾侯已经启程，从崇文门出内城，往南走，向东拐，顺着广渠门出外城，朝通州大道进发。

璞玉几次请桂主事留步，他总是不依，执意要送四十里路，直到了通州运粮湖才敬了相别酒。

那时龚高先去租了两艘大船等在那里，桂主事眼看贾侯上了船，敲锣摇桨后，方才上马。贾侯从船头说了一声“贤公请便！”船已离岸几丈远。璞玉因匆匆离别义友，回首惜别不尽。

诗曰：

粉黛丽佳人，博学恋知己；

何须辨雌雄，思慕心肝里。

当下贾侯父子乘船南下不提。

且说贾侯报喜人一天到了原籍，在衙门前下马一看，墙上已经贴了大红喜报。原来驰报人早就报喜领了赏。那时张裕、黄明正在等候京城来人，看见来人大喜，一面打问消息，一面到里面传达。

金夫人听到璞玉受了皇恩好不喜悦，知道南下之事已定，一面收拾细软，一面安排随行人员，加紧筹备。没想到自从喜报传来以后，亲戚姑舅，男男女女，整日来道喜祝贺，真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迎送酬答，又耽搁了不少事儿。

那天传报京师来人了，说是老伊敏。金夫人叫他进来。伊敏在窗户玻璃外面请安，将京师的事儿一一禀告，呈上了贾侯的书信。金夫人看了书信才知道跟前些日子听到的消息没多大出入，随叫高珍、黄明准备船只，拟定后天起身。这时舒二娘禀报，妙鸾姑娘来了。

玉清忙出去迎接，只见：妙鸾黑发如云高高地盘着，鬓角插着一对白芍药，身